豆后漏藏族村——改发与婚姻

周毛吉，CK Stuart, and Steve Frediani 著
周毛吉 译
(青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独立学者，独立学者)

摘要：本文[1]通过描述改发仪式、排除与包含规则，婚姻程序(择偶、自由婚姻、包办婚姻)，订婚，喝订婚酒，彩礼商议，选择婚礼日期，准备婚礼的新郎和新娘家，婚礼仪式与宴会，新郎入赘到新娘家，离婚及迎接新娘的氛围等来阐明中国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东沟乡豆后漏村[2]的婚姻习俗。

关键词：婚姻，藏族，婚礼，改发，安多，青海，中国

第一部　描述

描述一

从 2004 年五月一日开始，我[3]为期七天的假期便开始了。离开位于西宁市的青海师范大学，我返回故乡——豆后漏村。在那里我采访了一个五口之家——超加叔、白麻姨、他们的儿子才奔、儿媳白吉，和五岁的孙子鹏木。

我刚下车就看到超加叔和鹏木坐在村诊所门前的台阶上。看到我后，鹏木跑过来吻我表示问候。超加叔站起身，走过来说，“周毛，你是放假回来了吗？”

“是的。你们在这儿干嘛？”我问道。

“鹏木感冒了。我们在这儿等医生给他打个针，”超加叔说。

由于有两个多月没见到家人，我跟他们道别后便赶回家。

---

[1] 原文发表于 'Brug mo skyid, Charles Kevin Stuart, Alexandru Anton-Luca, and Steve Frediani. 2010. Stag rig Tibetan Village: Hair Changing and Marriage. *Asian Highlands Perspectives* 6:151-217.

[2] 其他写法包括德和柔村和豆肉村，现隶属于常牧镇。

[3] 生于 1983 年。

吃完一些东西后，我去拜访了离家近的超加叔家。来到大门口我喊到，“超加叔！超加叔！”

白麻姨好久才出来请我进屋，并给我端上一碗茶和一些油饼。“刚才我在厨房洗韭菜，所以刚开始没听到你叫，”她解释刚才为何迟迟才出来。

我注意到其他人都不在家，便问道，“我在村诊所看到超加叔和鹏木了。才奔哥和白吉姐去哪儿了？”

白麻姨把洗好的韭菜放到午后的阳光下说道，“儿子总是在磨坊忙，尤其在这个时候，因为每家都需要磨夏面。”她叹了口气继续道，“他需要个帮手，但看看我老伴和我——一个八十，一个七十五，再加上你超加叔在今年春天得了个重感冒，差点儿丧命。白吉从不着家。 今早她说要去丹巴家帮忙筑墙。”

她给我续完茶后就不再说什么。午后的阳光照着她布满皱纹的脸。我从她那双灰色的眼里看到了一份深深地伤痛。

随着一声狗叫，有人推门进来。那是白麻姨的大女儿，索南。“我给你带了点肉过来，是新鲜的。给您和爸煮点汤喝，”她说着把肉递给母亲。白麻姨把肉放进厨房。索南看了看厨房便问，“弟妹还没回来吗？”

“没有，”白麻姨说道。

“哦，她还没来得及吃午饭就急着回去说要帮你喂羊和做晚饭，”索南说。

“你也去那儿了？”白麻姨问道。

“嗯。 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墙在两点左右就筑完了，”索南说。

沉默了好久之后，白麻姨叹了口气，但她没有说什么。

大门被推开的声音再次响起。超加叔进来了。索南站起身把位子让给父亲，并给他倒了一碗茶。

“鹏木呢？”白麻姨问。

“在外面跟其他孩子玩，”超加叔回答。

“医生说了什么？”白麻姨继续。

“不用再打针了，但还需要服三天的药，”喝口茶之后他说。

索南说，“从来没见过像你们家这样在看病上花很多钱的，哪怕为一点咳嗽也如此。 看看你俩，也不舍得买一斤肉。 你老俩

就不再适合干重活了。到你们这年纪的人就应该念念经为来世做准备。”

之后她就用双手遮住了脸。她的双肩在颤动。她母亲挪到她旁边，抚慰她，“不哭。这是我们的命。最初，我们认为这个女孩会是个好儿媳。但谁知道？每个人都会因时间而改变。我们要干点活不要紧。只是我们真正担心的是才奔。他需要个好媳妇和幸福的家。”

索南停止抽泣说道，“跟她离了。才奔还年轻。他还可以再娶一个。”

她父亲抬头看了看说道，“说起来容易，可哪有那么多钱？现在离婚要比结婚花更多的钱。她在这个家里呆了十年，加上她的儿子，我们最少也要给两万元。对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来说，这可能不算什么，但是我们除了种田，就只有一台磨坊赚点钱。这个太难了。”

太阳快下山了，他们三人说完话，索南回去了。超加叔要去把羊赶回来。白麻姨剁完韭菜就开始做晚饭。我起身准备离开，但白麻姨要我留下来吃晚饭。因为想了解更多，我便接受了她的邀请。

太阳完全下山了。才奔和白吉还没有回来。超加叔喂完羊并把它们赶到羊圈之后，就坐在炕上开始默默念经。我帮白麻姨做韭菜盒子。

鹏木坐在炉灶旁，哼着一首在学校里学到的儿歌。他急切地看着锅里。我做完韭盒问道，“鹏木，你长大之后要娶什么样的女孩？”

他看着我，想了想，说道，“我要一个漂亮并善良的媳妇。我不想娶一个健壮的女孩做媳妇。健壮的女孩会打柔弱的男孩。”

这让我想起他的母亲比父亲健壮。我曾从家人那里听说白吉有几次打过才奔，但是我不能向他们家问起此事。这只会加深他们心里的痛处。

我们开始吃晚饭时，白吉进来了。她对自己的公婆没说什么，只是向我问道，“你们放假了吗？”

“是，”我回答道。虽然我不是他们家的一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对她多说什么。

她转向自己的儿子问道，“你今天去看医生了吗？他说什么了？”

小男孩爬到妈妈的大腿上告诉她爷爷今天带他去看了医生，并且医生说无大碍。

白麻姨拿来一个杯子给白吉倒茶。

“今天早上，我姐姐告诉我母亲病了，所以我去看她了，”白吉跟他们说进屋后的第一句话。

“哦，她现在好点了吗？”白麻姨问。

“嗯，她今天下午打了一针。”白吉回答。

超加叔看了看白麻姨，又看了看白吉说道，“我在诊所没看到她。”

“她可能在你到达之前就离开了，”白吉提示到。

天完全黑了。才奔终于担着两桶清水进来向他的父母和我打招呼。他从头到脚被白色的面粉裹住了。快速洗漱完之后，他坐到自己母亲身边。白麻姨给他倒了一杯茶，并递给他一些韭菜盒子。屋里变得很安静，除了偶尔向我询问的一些关于学校里的问题外，大家都低着头吃饭。

吃完饭我谢过他们便起身回家。白麻姨出来送我。来到大门口，她说，“你知道我家的事，今天你也看到了一切。周毛，不管对女人还是男人而言，找个好伴侣很重要。”

第二天早上，我一直睡到十点半。匆匆吃过早饭，我再次去拜访他们一家。家里只有超加叔和白麻姨，白吉去她叔叔家帮忙建羊圈了。才奔和往常一样去了磨坊。白麻姨正在用一个铁勺垂打自己的背部。她说，“这几天我的背痛地更加厉害了。”

当我向她建议针灸时，她说，“没用。这痛会跟我直到死为止，就像这干不完的活一样。”

超加叔闭着眼坐在太阳底下。看着他那副因爬满皱纹的脸和长满老茧的双手而显得苍老和疲惫的样子，我不想再打扰他。

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切又在这个家里重复着，没有笑声，太多的伤痛，我道别了。

描述二 (周毛吉)

才杭是我儿时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她在十四岁时结婚了。这桩婚事是由她的父母和叔叔安排的。她和她的丈夫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但是她有两个妹妹在家需要由妈妈照顾，她还有个哥哥打算用她的彩礼娶一个同村的姑娘做媳妇，所以她被迫嫁给了他。

婚后她在自己的丈夫家做牛做马，然而这还是免不了来自丈夫酒后的毒打和婆婆的虐待。在第三年她离婚了。因为她终于可以逃离那无望和痛苦的婚姻，在我听到她婚姻结束的消息时便感到很欣慰。

年长一些之后，我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我对自己的婚姻有太多的想法和愿望。在我们的村子，和我年龄相仿的很多女孩已结婚并生有孩子。有些已经离婚了。当我的父母开始跟我谈起关于我的婚姻和他们认为合适的对象时，我不得不去想我将来的丈夫和家庭。

我是家里的老小和唯一没有结婚的。根据传统，家里最小的孩子如果是个女孩，父母则会让她选择自己心仪的对象。如果这个男孩背景不错，她的家人就会支持这门亲事。我希望我的父母不会为我包办婚事。我喜欢自由婚姻并希望我将来的婚姻因为有爱情的基础而更坚固。我也希望我的父亲、哥哥和叔叔们不要索取太多的彩礼。因为彩礼过多将会把一个低收入的家庭为娶一个儿媳妇而变得负债累累。婚后，女孩也将会为还婆家因彩礼而欠下的债吃苦。

我要嫁给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如果我嫁给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农民或牧民，村里的人则会认为我有什么生理或心理疾病。另外，我们不能分享彼此对人生的看法。

虽然我年纪还轻，但婚姻已近在咫尺。我希望我的婚姻可以由我做主，没有压力。

描述三

我的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她从八岁开始跟自己的爷爷一起生活。长大后，照顾爷爷的这个责任让她不得不放弃出嫁的念头，尽管有很多年轻的小伙向她求婚。

我[1]的父亲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他有两个妹妹三个弟弟。如果他再娶进一个媳妇，将会给这个家庭更大的压力。他的父亲在他十三岁时去世。之后我的父亲就帮他母亲照顾这个家庭并养育他的弟弟妹妹们。

我的曾外公做媒介绍他们俩认识。在 1960 年，当父亲是 32 岁时，他入赘到母亲家里结婚了。当时母亲 20 岁。对于母亲来说，父亲当时就像个年长的哥哥一样跟她和她的爷爷生活在一起。父亲是个手艺人。他通过给村里人、庙里的和尚和附近的牧民制作藏式马靴而赚钱养家。母亲则在村里的生产队干活。

在他们结婚的第五个年头，我的大哥出生了。这对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些变化，但父亲和母亲依然要为这个家而劳作。之后，我们其余的五个兄妹相继出生。在我出生的那一年，由于新政策下的包产到户在 1982 开始实施，我们家共分到 13 亩地。父亲还买了一些绵羊、山羊、牛、驴和马，而且重盖了我们家的房子。

我的两个哥哥已入学，两个姐姐也已出嫁了。三哥在家放牧，除了春秋两季，母亲都是一个人在田里劳作或在家干活。父亲则每日每夜地制靴。有时候，在寒冷的夜晚，他会在一盏煤油灯下工作到很晚。

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父母亲大吵的画面，但小吵小闹不间断。父亲是那种急脾气。只要看到有谁做了自己不喜欢的事就跟谁急，但母亲喜欢时常跟他开点玩笑。和大多数的藏族妇女一样，母亲很尊重父亲。她从来不反对他或说一些不敬的话。有时候我问她，“父亲骂你时你为什么不生气？”

她的回答总是，“那是他的性格，很难改变的。”

我的父母亲没上过学。虽然他们不识字，但他们会背诵很多经文。在我们村里，我家是唯一有三个人在受教育的家庭：两个哥哥和我。我的父母亲从而也成了村里备受羡慕的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希望是把我们培养成好人。

[1] 一个当地的妇女(生于 1983 年)描述她父母的婚姻。和描述里表示的一样，夫妻间有明显的年龄差距的现象在过去普遍存在。但在 2005 年，大多数夫妻年龄相当。此外，在过去有不少男人入赘到妻子家中，但现已很少。

描述四

我，35 岁，在政府部门工作。我感恩我有全世界最慈祥的父母和最好的兄妹。我还有很多挚友。然而，婚姻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噩梦。婚姻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性格、我的信念。现在，我对生活在这个世上感到恐惧。

年少时，我是同伴们羡慕，父母和其他人赞扬的对象，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很优异，我的玩笑能让人笑到肚子痛。我总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这样的幸运一直持续到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并成为一名藏汉翻译人员。

当我的叔叔快要离世时，我的父母告诉我自己已经和叔叔的继女定亲的事。这消息犹如一股闪电把我击倒。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父亲和大哥如此反对我跟一个学妹交往。我不赞成这门亲事，但我沉默了。我能说什么？这是我叔叔的决定。

我和堂妹在我 25 岁时结了婚。她比我大三岁。我在她家和她妈妈一起生活。她们对我的态度并没有我预期的那样好，尽管我在资金上竟可能的帮助她们以表心意，并尽量帮助她们干家务活。那时，我并没有想太多。我只是认为这是唯一能成为一个好丈夫和好女婿的方法。

然而，我错了，大错特错了。她们对我的态度并未得到改善。有时她们甚至不让我进家门。在一个下雪的夜晚，我下班便为儿子的生日而回家。当我抵达门口时，发现大门紧闭并已反锁。无论我怎样在外面叫喊敲门都无人回应。那一晚，我在外面堆起的草垛里过了夜。我不能去我妻子的家因为她不让我进。我也不能回我父母的家因为我不想让他二老为我的遭遇而难过。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儿子满三岁为止。之后我们离婚了。那时是我第一次向我父母和兄妹诉说我在这四年里所过的日子。当时她也在场。她也没有否认什么，只是想要儿子跟她。我便同意了。不是因为我不爱他，只是我知道一个年幼的孩子更需要妈妈的照顾。我的父母和兄妹为我哭了整晚。我安慰他们不要为此伤心因为噩梦已结束。这便是我的第一个婚姻。

不久之后，我被调到附近的尕让乡去工作。假日里，我跟父母住在一起过了一些快乐的时光。有时我也会去看望我的儿子，只是不是在我前妻家里。我们甚至见了面也不会相互打招呼。

在我 29 岁时，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任妻子。她家就在我工作的那个乡上。她是个小学老师。因为她没有师范学校的毕业文凭，她的工资收入非常的低，虽然她的工作量跟别人的一样多。我们一见钟情。我们两家人对我们的婚姻没有表示什么态度。

很快我发现她几乎不会做任何家务活，也不会做饭。我接受这一切因为我懂得不是所有的女人会干好家务，会做得一手好菜。我干了所有的家务活。她总是谢我，并说能嫁给我这样的男人是她的福分。不久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可爱的儿子。我们一家三口过了七个月的幸福时光。之后她便表示想要到海南州师范学校去学习。我没说什么，并付了她的学费。因为我工作太忙，便把儿子交给我父母照顾。他们把我们的儿子照顾到他满七周岁为止。

我的妻子在师范学校上了四年的学。我去探望她时，她总是说，“不要让我的同学知道我们是夫妻，因为我是唯一已结婚的。”我理解并同意了。

毕业之后，她得到了更好的教学工作，而且工资也涨了不少。然而，她变了。有很多个夜晚她不回家而是呆在学校里。有谣言说她总是和一个年轻的小伙走在一起。我不愿意相信这一切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她不再爱我。我再一次被震惊，我的第二次婚姻也结束了。

她把我的儿子带走了，但她允许我在节假日里带他去看望养育他的爷爷奶奶。两次婚姻的失败让我彻底改变了。我以烟酒度日，并用所有的钱去赌博。我向我父母大声的叫喊好似他们是我婚姻失败的根源。有时，我甚至想结束我的生命以此解脱。

我的父母，兄妹，还有朋友们都鼓励我并帮助我从这噩梦中早点醒过来。虽然我现在已清醒，但我还是不能明白我的婚姻为什么会失败。当我看到我的两个儿子时，我感到万分痛苦，因为他们是这两次婚姻中的受害者，我不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幸福的家。现在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我将永远不再结婚，因为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温柔的羔羊。

描述五[1]

我不认为我是幸运的。自我出生起，我和我的家人便遭遇了很多的不幸。在我三岁时，父亲在一个秋天因为心脏病发作而突然身亡。父亲的葬礼过完第七天，母亲的左眼睛因为被一根刺扎到而失明了。恶事接踵而来：我大哥得了感冒并持续加重。尽管母亲花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看病，但是病魔还是夺走了他的听觉让他变成一个聋子。

有谣言说我父亲的鬼魂还逗留在这人世上。有时他还探望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村里的人开始避讳我们家里的每一人。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困难。我只有九岁的二哥为了挣钱就像一个大人那样干活。我大哥帮别人家放牧。我姐姐在家帮母亲干家务并照顾我。

十五岁时，我和村里的一个男孩订了婚，并在三个月之后举行了婚礼。我公公在政府部门工作并拿很高的薪水。我婆婆和丈夫对我很好。这一切使我基本忘记自己曾经不美好的童年记忆。我对他们充满感激并努力干活。

然而，在一个雨夜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那一晚，我的丈夫和几个朋友出去了。家里只有我和公公婆婆。因怀有身孕，我在晚饭之后就早点去睡了。大概在午夜时分，有个人突然推开我卧室的门。我起初认为是我的丈夫回来了，可当那个黑影走到跟前时，我发现那是我公公。我吃了一惊并喊道，“爸，你要干……？”我还没有把话说完他就用手捂住我的嘴巴。他沉重的身子向我压过来。

就在这时，门再次被突然推开，是我丈夫。我因恐惧而麻痹，直直的站在那里，不能说出一句话。他的脸因愤怒而变得青紫。紧接着，我的婆婆也出现在门口。他们那样直勾勾地看着我们，充满了恶心和失望。我的公公慢慢从房间里退出了。不管我怎么乞求和解释，他们还是用那种冷漠和愤怒的眼神盯着我。

就跟我预期的那样，第二天早晨他们叫来了我所有的亲戚。我为我的亲戚们感到内疚，因为我的婆婆和丈夫在指责我的同时，还指责我的亲戚们有我这样一个不知廉耻的女儿和侄女。最终，

[1] 一个结过两次婚的当地妇女(生于 1973 年)描述自己的婚姻。这份描述里提到的公公现已和他的妻子离婚并一个人住在县城里。

他们决定让我马上离开他们家，并且由我一个人承担养育还在腹中的孩子。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度过了余下的几天日子。那几天，村里人最乐意讨论的话题便是我和我公公。恶事传千里，这事很快也被传到了附近的村庄。我不吃不喝，也不睡觉。我没有勇气去见任何人，哪怕是一个小孩子。我成天躲在家里不和任何人说话。渐渐地，我变的很虚弱。虽然我的亲戚朋友们表示相信我并安慰我，但真真让我坚持活下去的是我腹中的孩子。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像极了他的父亲，黝黑的皮肤和浓密的眉毛。

虽然我女儿的出生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一丝乐趣，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的生活。我不能再这样继续呆在家里了。我的哥哥和姐姐们还没有成家。我们大家这样在一个屋檐底下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当我女儿长到五岁时，我的家人，尤其是我姐姐，开始对她表现出怨恨。甚至有时候他们对她进行打骂。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她，但我无能为力。

最终，我决定去嫁给一个有狐臭[1]的男人。虽然这样的一场婚姻会玷污了我的身子，但我没有其他选择。他还是一个酒鬼加赌徒，并且彻夜在外。可我没有任何怨言，因为我过去的那个污点让我不再有什么发言权。

序言

本文通过描述改发仪式、排除与包含规则、婚姻程序(择偶、自由选择婚姻、包办婚姻)、订婚、喝订婚酒、彩礼商议、选择婚礼仪式的日期、准备婚礼的新郎和新娘的家、婚礼仪式和宴会、新郎入赘到新娘家、离婚和迎接新娘的氛围等阐述位于中国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东沟乡的豆后漏村的婚姻习俗。此外，本文还包括一些描述做进一步的阐述。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东沟乡豆后漏村坐落于青海省东部。该省 65%的人口是藏族。其余的包括汉族、蒙古族、土族、回族和撒拉族。贵德，为海南州五县之一[2]，藏族和汉族为主要居民。

1 村里人相信狐臭会被传染，所以有狐臭的人要结婚相对较困难。

2 共和县、贵南县、兴海县、同德县及贵德县。

其中藏族主要集聚在东沟、常牧、尕让、新街、罗汉堂等几个乡镇，而汉族则主要聚集在河东、河阴、河西三个乡镇。

2002 年，青海省的总人口为 530 万，其中 54%为汉族，22%为藏族，16%为回族，4%为土族，2%为撒拉族，2%为蒙古族(青海省统计局, 2003:60)。2001 年，海南州总人口为 389,274，其中 31.8%居于共和县，12.4%居于同德县，24.2%居于贵德县，14.8%居于兴海县，16.8%居于贵南县(青海省统计局，2002:52)。

2005 年，豆后漏村共有 164 户人家，910 口人。所有村民为藏族。豆后漏村设有三个队。一队和二队位于中心河东面，三对位于河西面。这三个队在 1957 年执行集体所有制时便形成。每个队有五十多户人家。村民们用汉语表示各个队，而非藏语。村里有要公共修建的房子或路时，每个队则按村长的安排独立完成自己的任务。

传统上，豆后漏村则有十五个不同的宗族组成(见表一)。

表 1—豆后漏村宗族

宗族名称	具体介绍
那和仓	这个宗族的祖先来自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
雪儿仓	‘雪儿’意为穿戴华丽的衣服和饰品。这个宗族曾是村里最富的宗族。
扎擦仓	
聂仓	因附近聂寺的第一任活佛诞生在此宗族而得名。
给了仓	
热仓	
宏仓	字面译：头领的房子或家。
欧大尔仓	
那和车仓	现只有三户人家
豆后漏仓	第一个在这里居住的宗族为该族。
加布仓	字面译：王的房子或家。
加木仓	字面译：王后的房子或家。现该族有一户人家。
铁巴仓	
日萨尔仓	
夏家净仓	这个宗族有三十多户人家。

大多数的仪式、节日和庆典由宗族的成员共同参与而完成。譬如，一年一度的祭拜山神、婚礼、丧礼和悼念仪式等。此外，在一个姑娘要出嫁时，宗族里的任何一个男性都可以成为新娘的重要‘阿香’，即舅舅(结婚时陪送新娘去新郎家的男性)。

父母把自家的学龄儿童送到建于 1952 年的村小学里。在 2005 年，因为家里付不起学杂费[1]，30%的学龄儿童没有被送到学校。有些家长则更愿意把孩子留在家中从事放牧或其他一些活动帮助家里减轻负担。在村小学上完三年级后，50%左右的学生去八公里之外的东沟乡寄宿制学校上学[2]。毕业之后，只有一少部分的孩子继续在如海南州民族中学等进行学习。

每年，村里大概有五名男孩会在一公里之外的聂寺或铁巴寺出家。村里没有尼姑，也很少有村民有当尼姑的亲戚。所有村民属格鲁派佛教徒。

大多数的村民居住在土木结构的平顶房屋里。有些富裕的村民已修建用红砖砌成并带有玻璃窗户的房子。一户家庭一般单独地居住在一个有厨房、客厅、两到三个卧室、佛堂、库房、牲畜圈的院子里。院子中央通常还会有个花园。家里会挂有布达拉宫、牦牛、毛泽东[3]等肖像做装饰。此外，橱柜里摆放花瓶、瓷碗和盘子等。

大多数的村民务农。他们种植小麦、青稞、大豆、油菜和胡麻等农作物。村里有两个大果园为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其他种植的作物包括葱、蒜、土豆和青菜。村民常吃的食物为馍、面条和糌粑[4]等。

男人和妇女都参与田间农活。每年三月底种完田之后，村里的男人去西宁和果洛州等省内其它地方打工。他们通过挖虫草[5]或卖虫草、当建筑工人和给牧民修建羊圈等挣额外收入补贴家用。

---

[1] 2005 年，每学期学费为 70 元。此外，学生们还被要求带燃料，如牛粪、木柴和干草等。这所学校设有三个年级。有七名教师和大约 60 左右的学生。

[2] 2005 年，每学期的学费大约为 100 元左右。此外，学生需要缴 150 公斤的麦子和 2.5 公斤的菜籽油以便在学校可以吃到‘免费’的饭菜。

[3] 很多村民家里挂有毛泽东的画像。他们相信这样可以辟邪。有些村民甚至相信毛泽东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4] 在炒好的青稞面里加入奶渣、酥油、白糖和热茶的一种食物。

[5] 即冬春夏草。

一般情况下，男人们在八月份返回村里帮家里进行一年一度的农收工作。2004 年，出去打工的男性平均挣到 2,000 元。女性这时则在家打理农田和牲畜，并照看老人和小孩。

村民们养牛、绵羊、驴、骡子、山羊和鸡等家畜。有些拥有数目较多的绵羊或山羊的家庭，必须有一个成员专门去放牧。有四到五户村民家开了小卖部，饭馆[1]，和磨坊等。村里还有一家拥有两个医生的诊所[2]。一些经济富裕的家庭买了小型面包车和卡车等到东沟乡和贵德县城做运输生意。

安多藏语是村民们的日常交际语，但是几乎所有的年轻小伙都会说青海方言汉语。不过，只有极少部分女孩会用汉语交流。

除了一些年长的村民平常会穿藏服外，豆后漏村的村民们日常的服饰跟当地的汉民们一样。在新年或其它一些重要的节日里，村里的妇女和姑娘们身着藏装并佩戴如珊瑚项链和金银耳环等首饰。

村里的民间娱乐项目包括唱歌和跳舞。每年农历新年初二至十一，村领导安排男子篮球赛、男女拔河比赛等项目；十三和十四日，铁巴寺举行佛教法舞表演；十五日，在铁巴寺附近举行赛马会并预示着新年的结束。

几乎所有的家庭配有一台电视机。三分之一的家庭还购有 VCD 或 DVD 播放机。有些家庭从县城租来碟片在家里为村名放映并每人收取 0.5 元。中国功夫片和藏族歌舞片最受大家的欢迎。村民们也会在相互之间借碟片观看。

村里的小孩们喜欢玩的传统游戏包括捉迷藏、摔跤、踢毽子等。

婚姻

豆后漏村的村民一般会和同村或邻村的藏族结姻。新娘通常会嫁到比自己年长两到三岁的男子家中。婚后夫妻生活在一起。

[1] 2005 年，这只是一间配有三张桌子的小屋。里面主要供应面条和饺子。

[2] 2005 年，这家诊所有两名医生。一名是来自河东乡的汉族医生。他只会一些简单的藏语日常用语。另一名是来自尕让乡的藏族医生。他们主要通过打针或给药治疗病人，但两人均未使用传统藏医或中医。

女方所生的孩子会被认为夫妻两人的合法子女。已结婚的人比未结婚的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婚姻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在繁衍一个家庭后代的同时还可以保证这个家里香火不断。村民们相信如果供奉家里守护神的香火断了，那么这个家庭也会即将走向末路。无人供养的守护神将不再守护这个家，并会降罪于进入这个空房的任何人。同时，养儿防老也是建立婚姻的一个重要缘由。

上述理由便可以解释为什么除了出家的僧人和学生之外那些年过三十但仍未结婚的人会被看作不正常。在十六到二十岁之间结婚的人会被村民青睐。相反，年过三十但仍未结婚的人便不再受欢迎。列入到这群人的男性包括小偷、常年在外流浪者、耳聋眼瞎之人和患有精神病者；而女性则包括妓女、精神病患者和生理残疾人。这群人通常也会排除在村领导人选、重要的村会议及婚礼之外。

婚前改发仪式

女性村民在一生中有四个重要的仪式。在此要描述的第一个是剃发仪式[1]。当一个女孩满虚岁三岁[2]时，在农历新年的初三这一天，家人便会为她举行剃胎发仪式。此仪式的举行以示小女孩可以吃固态食物。母亲也可以参加夜间举办的村里活动，并随意接待客人。同时也无需再慎用外来食物。

除了改发仪式外，村里的男性也同样举行其他仪式。

改发仪式表示姑娘已长大成人，并已做好出嫁的准备。仪式之后，她便可以有交往的对象，且开始考虑自己将来的婚姻生活。姑娘满十三岁[3]、十五岁或十七岁时，改发仪式便可举行，但通常是在十五岁时。为姑娘在十三岁时举办改发仪式可因为是以此炫耀家里的经济实力或家里有老人想在生前目睹孙女的改发仪式。

[1] 即剃去胎发。

[2] 即出生之后的第三个新年。

[3] 在 1955 年之前也有女孩在九岁时就举行改发仪式。

也有姑娘在十九岁时举行改发仪式。此情况一般会因为家里有亲戚去世，或者在她年少时家人无力举办仪式[1]。也可能是因为姑娘自己的健康状况。

改发仪式期间，女孩的头发辫成青年女性的发型。现在，只有在仪式举行的当天女孩才被要求辫此发型。但在过去，女孩在仪式之后就开始保留此发型并不再辫未婚小女孩的发型。同时还要时刻佩戴发饰。

虽然该仪式的一些重要的元素，如筛选编发师、若干独特的发型和佩戴一些饰品的方法在此被重新引入，但很多环节现已失传。下面周毛吉(1983 年)将描述她的改发仪式：

描述六(周毛吉)

我在十七岁时举行了改发仪式。在 1998 年的农历新年还未到来之前，我的家人就开始着手选一个编发师。父亲到铁巴寺请一位占卜师为我的编发选一个吉日。被选的日子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多数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便在这一天举行编发仪式。编发日子定下之后，母亲开始张罗选一个熟练的编发师。编发师还需要两个帮手。根据传统，这些编发师必须是身体健康，无残疾，未离婚的。并且他们的生辰八字还须与我的相符。因为村民相信未选对适合的编发师会对女孩的将来不利。

从早晨九点多开始，母亲和其他两个编发师在我家院子里开始为我编发。我两边的头发被编成很多细小的辫子。头部后边中央的头发则被编成一个大辫子去佩戴银子打造的头饰。这些头饰只有在像今天的改发仪式或将来的婚礼时才佩戴。有些女孩还喜欢用珊瑚或绿松石装饰自己的头发，但我不想再戴太多的头饰因为这些银饰就已经让我觉得很沉。她们大概花了四到五个小时才编完我的头发。最初的两个小时我还可以坐直去配合她们，但渐渐地我的两条腿变得麻木并失去知觉。母亲便拿过来一个厚的坐垫让我坐在上面。我的整个身子还是觉得越来越不舒服，开始感觉腰酸背痛。我左右摇晃缓解疼痛，但这使编发师们没法继续给我编发。有一个编发师在我晃动时用头发拉我。母亲说如果我再

[1] 2005 年改发仪式需要 3,000 元左右的开支。

不配合她们就会用梳子打我的头。幸运的是，这个惩罚最终没有被实施。

从头到尾，我唯一的愿望便是让这编发早点结束。头发刚编完，我便冲向厕所。回来时，母亲已经在一个铁勺里点燃了松柏枝并将那烟吹向我，祈求为我带来好运。

我的家人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新的一件羊羔皮藏袍，一顶狐狸皮帽子和一条蓝色的腰带。这些东西将会从改发仪式起便属于我。改发仪式在农历初三随着一场宴会继续进行。仪式前一天，家人准备了饺子、羊肉、牛肉、猪肉、包子、油饼和酥油拌蕨麻米饭等食物。我的两个侄子被派去邀请所有的亲戚朋友、邻居和宗族的人在次日参加我的改发仪式。

晚上，我家里所有的成员都熬到很晚。他们确定所有的一切以准备就绪之后，就开始了一个家庭聚会。有些附近的邻居也来参加了。他们享用食物并尽情地唱歌，同时还不忘为我送来祝福。祝我有个幸福的人生。

午夜时分，父亲和几个哥哥在屋顶的祭坛上点燃了松柏和糌粑祭拜阿弥丹群[1]和华丹女神[2]。

那一夜，我们只睡了三个小时左右。头上戴着的饰品使我很难入眠，但为了避免压扁那些银饰，我也不便翻身。我的几位哥哥和一些亲戚则整夜聊天、唱歌或看电视而未眠。

在凌晨，当东方那颗最亮的星星出现时，所有的家人和帮手便起床开始为这个既忙碌又热闹的一天准备了。母亲和嫂子在厨房的炉灶里点燃大火并煮了一大锅放有红枣和白糖的奶茶。父亲用一把铜勺从锅里舀了一瓢已煮开的奶茶到屋顶去祭拜。他点燃了松柏枝，把糌粑和花形油饼[3]放到上面。在煨桑的同时，他诵经并把一瓢奶茶洒向四方。父亲祭拜完之后，我们所有的家人给华丹女神磕头祭拜。

完毕，我们在炕上围着一张矮桌喝放有酥油的奶茶。每个人都必须喝这碗茶。这是仪式的第一步。

---

[1] 坐落在豆后漏村附近的嘉日山的山神。所有村民都祭拜他。

[2] 华丹女神是村里大多数人家的守护神。村里还有其他两种守护神，即铁让和加布。这两种守护神被那些不信仰他们的人视作为妖魔。

[3] 藏语为‘加午’，可以油炸或烘烤，但只有在过年时才会制作。

轮到为我着装了。母亲拿来新的藏袍，狐狸皮帽，腰带，鞋子，一些银饰和珊瑚项链。一切准备就绪，母亲和姐姐开始一件一件地给我着装。最后，她们把一条洁白的哈达系在我的头饰上。

我的伴娘是我的侄女。她也穿上了漂亮的藏袍。如果一个女孩没有姐妹、表妹或侄女，她可以让自己的好朋友当自己的伴娘。着装完毕后，我和侄女便站在大门口两侧迎接到来的客人。现如今，这是被举行仪式的女孩唯一要做的。但要放在过去，我和侄女就需要绕着主屋中央的柱子把下面的这首歌唱三遍。

绕着中央的柱子[1]

1 གནམ་འཁོར་ལོ་རྩིབས་བརྒྱད།
2 རྩེ་མོ་བརྒྱད་སྣང་།
3 དཀར་ཁུང་གོར་མོ།
4 གནམ་ལ་ལྟ་སྣང་།
5 གནམ་འཁོར་ལོ་རྩིབས་བརྒྱད།
6 བཀྲ་ཤིས་ཤོག

1 八条轮辐的天空，
2 真有八条轮辐，
3 圆形的天窗，
4 正对着天空，
5 愿这有八条轮辐的天空，
6 带来吉祥！

1 ཀ་རྡོ་གོར་མོ།
2 ས་ཡ་ལྟ་སྣང་།
3 ས་པད་མ་འདབ་བརྒྱད།
4 བཀྲ་ཤིས་ཤོག

[1] 这首歌收录于 2002 年 2 月 11 日。录自朝果(生于 1926 年，豆后漏人)。他在很小的时候从他的姐姐们那里学到了这首歌。

1 圆形石基的柱子，
2 正对着大地，
3 愿这八瓣莲花盛开的大地，
4 带来吉祥！

1 རྒྱ་སྒོ་ལྷོ་སྒོ།
2 ལྷོ་ཡ་ལྷ་སྣང་།
3 ལྷོ་གཡུ་འབྲུག་སྔོན་མོ།
4 བཀྲ་ཤིས་ཤོག

1 南边的正门，
2 正对着南方，
3 愿这南方的青龙，
4 带来吉祥！

1 ཁྱིམ་འདི་བ་ཚང་གི
2 ཁང་བ་འདི་ཚོ།
3 ཕྱི་རིམ་ལྔ་སྣང་།
4 ས་ཡད་མ་ས་སྣ་འབུམ་གྱི།
5 བཀྲ་ཤིས་ཤོག

1 在这户家庭，
2 这些房屋，
3 有五层外墙，
4 愿这伸向万里的大地，
5 带来吉祥！

1 ཁང་བ་འདི་ཚོ།
2 བར་ཁྱིམ་ལྔ་སྣང་།
3 ཁང་བ་འབུམ་གི
4 བཀྲ་ཤིས་ཤོག

[1]这些房屋，
[2]有五层中墙，
[3]愿这些万间房舍，
[4]带来吉祥！

[1]ཁང་པ་འདི་ཚོ།
[2]ནང་རིམ་ལྔེ་སྣང་།
[3]མི་ང་འབུམ་གི
[4]བཀྲ་ཤིས་ཤོག

[1]这些房屋，
[2]有五层内墙，
[3]愿这些万民，
[4]带来吉祥！

这首歌赞扬了这一家的正门和厨房天窗等以此表达女孩对家人将来的祝福。

客人带着从县城买来的绸缎、外套、衬衫、哈达、砖茶、白酒和自家做的花形馍馍前来为我庆祝改发仪式。所有丝质的礼品和衣物放在院子里拉起的一根绳索上进行展示。人们通过丝绸和衣服的质量、长短及颜色来评比礼物的好坏。砖茶和白酒堆在窗台上或地上。馍馍则放到一个篮筐里。家里人用之前已准备好的食物和白酒迎接客人。客人在此时用如“姑娘，愿你长命百岁”、“愿你幸福一生”等吉祥语祝福我，并把五到十元钱和糖果等礼物塞到我手里。

一到两个歌手在下午唱了三到五小时的歌。我是一名学生。平时不会长时间的穿藏装。这使我在穿了藏装并戴着银饰过了一段时间后就觉得筋疲力尽。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感到疼痛。我求母亲把这些衣服脱去一会儿，但是被她拒绝了。她说这样对客人和亲戚们表示不尊重。大多数的客人在下午六点左右便离开了。只有一些喜欢喝酒的客人留下来和我的家人一起吃晚饭。

仪式接近尾声时，我脱去了藏袍和银饰。三天之后，我被允许把发型改回和平常一样的发型。

包含规则

一个理想的妻子应该是健康，孝顺，听话，出身富家，性格良好，擅长做饭、裁缝、清理、干农活的；有善良宽厚的父母，无狐臭；并且两家有一致的家庭守护神。

一个理想的丈夫则是健壮、勤劳和有好的家庭背景。

夫妻双方不应该有亲近的血缘关系[1]或者不匹配的生辰八字。铁巴寺里会占卜的僧人会被咨询关于匹配的事。他通过占卜推算出上中下等的匹配结果。如果是下等的匹配，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会放弃此婚姻的打算并另寻其他配偶。

择偶

自愿选择

村里大多数的婚姻是基于自由恋爱。男孩和女孩的初次相遇会在公共场合发生，如，村民在一起劳动时，有露场电影时，开展歌舞表演时，举行新年晚会时等。他们也可能在去挑水的路上或者放牧的时候相遇。女孩一般不会主动向男孩表示心意，而是等着男孩的主动表白。

男孩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去接近女孩并把自己的心意表达给对方。如果女孩表示同意，男孩则会把女孩的戒指或头巾摘下来，并在那一晚将东西偷偷地拿到女孩家里。在得知女孩父亲或兄长不太严厉的情况下，男孩轻轻地敲响她家正门三至四下。如果女孩的父亲和兄长反对夜会，男孩则会翻越她家围墙或向女孩的屋顶扔石子儿。女孩的卧室一般会是一个单间小屋。当晚他们会在一起相互倾诉彼此的想法并决定对方是否适合自己。如果此次的相会顺利进行，他们就会经常联络对方。

女孩和男孩通常都来自同一个村庄。但如果男孩来自其他村庄，并且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被女孩同村的男孩们知晓，若干个

---

[1] 村民们想相信母亲为‘肉’，虽可以遗传，但性质软，所以表兄妹间可相互结姻；但父亲为‘骨’，除了可以遗传外，而且性质硬，故不可在堂兄妹之间结姻。

男孩会相约在女孩和男孩入睡后翻越女孩家的围墙来到她的卧室殴打他们。这对情人的呼喊和救命声在此时会显得很无用，因为女孩的父母和其他亲戚不会参与其中。这场殴打表示这些男孩们对同村女孩和异村男孩交往的不满，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殴打制止他们继续交往。这场殴打对于这个女孩和男孩来说是一次考验。如果男孩对女孩是真心的，他会继续夜访女孩并开始准备和她结婚。这对女孩也一样，如果她对男孩是认真的，则会保持和他的这种关系。

包办婚姻

包办婚姻是由男女双方的父母，兄长，叔叔和舅舅安排的婚姻。如果家中没有男性成员，母亲做出决定。男方在为男孩选了一个心仪的女孩之后，他们会调查女孩的家庭背景、性格、劳动能力和生成八字等。如果男孩表示同意，他们会选两个媒人去拜访女方家。同时，男方的一个认识该女孩的女性亲戚会当说客去劝说女孩同意这门亲事。

订婚

抢婚

首先我们讨论豆后漏村近期的自由婚姻状况。拉毛代表这个村里一个典型的女孩，东珠表示一个典型的男孩。如果拉毛同意东珠的求婚，东珠会征得他的父母，扎西叔和华毛姨的意见。如果他们认为拉毛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儿媳妇，东珠会安排和拉毛私奔的时间。这样的时间通常会是新年初三至十五之间，因为此时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

东珠会请几个好友陪同他。在已选日子的当晚，东珠和几个好友偷偷骑摩托车去拉毛家。在他们到达之后便向拉毛的屋顶扔石子儿。拉毛穿着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藏袍踮着脚尖走出家门。男孩们会在她家正门上挂一条白色的哈达。次日早晨，拉毛的家人会通过这条哈达知道拉毛已被一个男孩带走。

这时，东珠的家人，包括他的父母亲，兄弟姐妹和一些重要的亲戚在忙着准备迎接未来的儿媳妇。他们在院子里或屋顶煨很多桑祭拜山神和守护神。并且他们把一条白色的毡毯铺在炉灶旁

的右角里。一个倒满奶茶并缠有白色羊毛的龙碗放在炉灶台上。拉毛到达后，她会坐在白色的毡毯上用自己的无名指把龙碗里的奶茶向空中轻弹三遍。这是祭拜这个家的守护神。之后，拉毛和东珠的朋友们会被敬上美食和奶茶。拉毛在这晚不会食用这些食物。东珠的朋友们相继离开后，拉毛和东珠会被安排一同入睡。

第二天，华毛姨请两到三个麻利的编发师来为拉毛把两边的头发编成若干小辫子。在头部靠后的中央部分编一条大辫子佩戴银饰。如果拉毛和这些编发师很熟，她会和她们聊天。但如果不熟，她会用头巾或袖口把脸遮住并保持沉默。编发完成后，拉毛会穿戴上东珠家准备的藏服和饰品。

东珠的家人会邀请两名年长并受人尊敬的媒人，才华叔和多杰叔，带着 300 元钱，优质丝绸缎一条，两瓶白酒和哈达等礼物去拜访拉毛家。东珠的家人还可能会邀请一至两个年长的亲戚到家。才华叔和多杰叔为东珠私自带走拉毛一事道歉并建议拉毛的父母，索南叔和白麻措姨，将女儿许配给东珠。同时，强调东珠和他家人的很多优点和拉毛的同意。

拉毛的家人不会马上给于答复，但要求将女儿立刻送回。最终，送回拉毛的日子被定下来之后才华叔和多杰叔便离开东珠家。拉毛在之后的两天内会被送回家。

拉毛在才华叔和多杰叔的陪同下返回自己家中。如果拉毛的父母和兄长强烈反对此婚事，他们会脱掉并摘取拉毛从东珠家穿戴来的衣服和饰品，并把她锁在一间屋里让一个小孩看守。但如果情况与之相反，他们不会把她锁在屋里。拉毛需要跑回东珠家两至三次以此表示自己的决心直到家人同意。因此，在喝定亲酒之前，才华叔和多杰叔还需拜访拉毛的家人两至三次。

包办婚姻

扎西叔和华毛姨在为他们的儿子东珠选上了一个心仪的女孩拉毛并征得他的同意后，他们请两名媒人，才华叔和多杰叔，去拜访女孩的父母，索南叔和白麻措姨。

才华叔和多杰叔既不是东珠家也不是拉毛家的亲戚，否则他们不会很公平。才华叔和多杰叔带着现金、绸缎、砖茶和白酒等礼物。他们到达之后会坐在正方灶台旁或炕上。而主人会给他们

用龙碗敬上奶茶。寒暄之后，才华叔和多杰叔跟索南叔和白麻措姨及拉毛的兄长说明来意及东珠家的背景。

首先，才华叔和多杰叔会询问拉毛是否已订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请求拉毛的父母及兄长将她许配给东珠。通常情况下首次的请求会被拒绝。索南叔和白麻措姨告诉才华叔和多杰叔他们还须征求拉毛和爷爷奶奶及叔叔舅舅们的意见。之后才华叔和多杰叔回去向东珠的家人汇报此次拜访的内容与结果。

在之后的几天里，索南叔和白麻措姨会咨询他们的一些重要亲戚。如果东珠住在另外一个村子里，索南叔和白麻措姨请他们的一个亲戚或他们亲自去暗访并证实才华叔和多杰叔所提供的信息。才华叔和多杰叔第二次拜访拉毛家时就会直接询问他们商量的结果。在拉毛家人给出最终的答案之前两位媒人一般会去拜访三次。

喝定亲酒　在已被选好的那一天，拉毛的家人邀请叔叔和舅舅们并准备好手抓羊肉、牛肉、猪肉、饺子等食物准备迎接才华叔和多杰叔的到来。

东珠的家人让才华叔和多杰叔带着 1,000 元钱去拉毛家。他们到达之后，拉毛的家人向两位媒人及自家的亲戚们敬上美味的食物和奶茶。索南叔拿出之前才华叔和多杰叔带来的白酒并将瓶子打开。在场的每个人都被敬上用龙碗盛着的美酒。在喝酒之前，才华叔和多杰叔拿出带来的钱，将其给于索南叔以表他把女儿嫁给东珠的谢意。一百元钱左右会被退回。然后他们把碗中的酒用右手无名指弹向空中三次并将其饮完表示拉毛的家人同意将女儿嫁给东珠，并正式把她许配给他。最终，他们选择一个吉日来商议彩礼的问题。从喝定亲酒那天开始，东珠和拉毛可以随意相互拜访。

彩礼商议和选择婚礼吉日　在商议彩礼的当天，才华叔和多杰叔会再次拜访拉毛家。彩礼的多少并不一致。如果拉毛是他父母唯一的或最疼爱的女儿，那么索南叔和白麻措姨及他们的亲戚不会要太多的彩礼，除了一到两件藏袍和其他一些衣服给白麻措姨和拉毛的男性亲戚作为抚养拉毛的补偿。新娘的家人知道索要太多的彩礼会让新郎家置入困境。以后当拉毛住在新郎家时她会

因为此事而怨恨父母。不管怎样，还是有很多的家庭会索要很多的彩礼。

在 2000 年，村里嫁一个女儿最高的彩礼是 3,000 至 4,000 元现金，加上羊羔皮藏袍、装饰有水獭皮的夏装藏袍、三至五串珊瑚项链，金耳环和戒指、装饰藏袍的银制饰品、衬衫、外套、裤子，和给新娘父母、兄弟、堂兄弟和表兄弟的藏装或绸缎等。所有这些东西在婚礼前已准备完毕。新娘的父母和叔舅们通过听取其他家人和宗族里的人的意见决定彩礼的适当性。

如果拉毛要住在东珠家，婚礼则在东珠家举行。婚礼的准备两方都需要承担责任。东珠的家人需要准备食物和场地。而拉毛的家人则需要确定'阿香'的数量。婚礼通常会按照铁巴寺的占卜师选出的日子在新年期间举行。

中断订婚　订婚偶尔也会被中断。拉毛可能会遇见另外一个男孩并和他私奔。在这种情况下，拉毛的家人必须向东珠家支付 1,000 多元的赔偿费。东珠也可能会找其他女孩或与自己的前妻复婚，这种情况之下则轮到东珠家赔偿。在订婚被中断的情况下，才华叔和多杰叔会扮演法官的角色。

婚礼的准备

举办婚礼之前，在新娘的家里，索南叔和家人会为拉毛制作一到两件新藏袍，并买一些新款的衣服[1]给她。白麻措姨请两个编发师给拉毛为婚礼编制头发。婚礼发型和之前改发仪式上的发型一致。新娘的伴娘也会被选定。他们还会为东珠准备红绿黄兰等不同颜色的腰带作为嫁妆的一部分。

对新郎家而言，婚礼的准备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准备一场婚礼需要五个多月的时间。首先，制作新娘衣装的材料需要花不少的钱。这些材料包括羊羔皮、上等丝绸、布料、水獭皮、腰带等。一个技能熟练的裁缝会被邀请制作藏装。银子则会交给一名银匠让他去制作饰品。

肉是宴会上的主食，但如果这一家养有牛羊，这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可没有牛羊的家庭则需要买五到六只羊、一到两头牦牛

[1] 即被西方化的衣服，包括西服、外套、衬衫、裤子、鞋子等。村民们称一种衣服为'汉服'。

和一些猪肉。除此之外，菜籽油、蔬菜、粉条、蕨麻、大米、酥油、白糖、奶糖、烟酒和水果等也要被采购。

当所有的材料准备好之后，亲戚、邻居和宗族的人会在婚礼的前两天到东珠家帮忙。男人们的工作包括剁肉、煮肉、劈柴、取水、安排场地、及摆盘等。女人们聚在厨房做包子、饺子、油饼、酥油拌蕨麻米饭等食物。

婚礼的前一天下午，东珠的家人便派一些孩子或年轻人去邀请客人，包括扎西叔和华毛姨的亲戚、宗族成员、朋友和其他村民们。

婚礼仪式和宴会

在婚礼当天，两家人都会在早晨五点左右起床。在这一天，新郎和新娘两家有两项重要的任务。一是邀新郎到新娘家并给嫁妆。二是送新娘到新郎家举行婚礼。

邀新郎到新娘家

闹钟响过之后，东珠的家人开始起床。女人们在炉灶内生火煮一锅奶茶。男人们在房顶筑起火堆燃烧炒好的青稞面、松柏枝、一到两个花形馍馍以及刚出锅的奶茶等祭拜山神和守护神。之后，扎西叔在自家守护神像前面摆放好油饼、水果、奶糖和花形馍馍，并点亮三盏酥油灯。他还在自家佛堂内点燃三盏酥油灯并把最新鲜的清水用铜碗摆放在神像面前。当所有的祭品都摆放完毕后，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需要在守护神像前和佛堂内磕头。

接着，每个人都会喝一碗放有酥油的奶茶和吃一些早点。简单的早饭过后，他们开始用最好的羊羔皮藏袍、鲜艳的腰带、狐狸皮帽子和马靴盛装打扮东珠。东珠的伴郎们也会用羊羔皮藏袍和狐狸皮帽子打扮自己。

所有一切准备就绪后，东珠在扎西叔、他的兄弟们、叔叔舅舅们、朋友们、宗族的男人们、及才华叔和多杰叔等的陪同下前往新娘家。当他们到达拉毛家的大门口时，新娘一方，包括索南叔一家人、亲戚朋友们和宗族的人会出来迎接。丹巴叔，一个来自新娘这边的威望很高的老人，左手捧着一碗用缠有白色羊毛的龙碗盛着的白酒，右手拿着松柏枝蘸一蘸碗里的酒向东珠轻弹三

下帮他驱逐所有的厄运。之后，东珠一行人坐在白色羊毛毡毯上。奶茶和各种早已准备好的美食会在随后依次敬上。

一阵寒暄和闲聊之后，才华叔站起身祝福这对新人。之后是多杰叔。紧接着，来自新娘这边的一个能言善辩的人站在白色的毡毯上向新郎一一系上'阿香'们准备好的腰带作为嫁妆。这些腰带左右穿插着系在东珠身上，预示着婚礼仪式第一部分的结束。

迎娶新娘

新郎一行人刚离开，拉毛的家人开始打扮拉毛。她穿上家人给她准备好的新羊羔皮藏袍、银制饰品和狐狸皮帽子等。白麻措姨和嫂子在她的银质头饰上系上白色的哈达。白麻措姨、拉毛和其他女性亲戚开始抽泣，因为从这一天开始拉毛将不再是索南叔家的人了。她需要跟一帮陌生人开始新的生活。伴娘梅朵也穿上了华丽的羊羔皮藏袍、银制饰品和狐狸皮帽子。

所有的'阿香'们都是男性。他们也用羊羔皮藏袍和饰品盛装打扮自己。

拉毛在梅朵和'阿香'们的陪同下向东珠家启程了。梅朵背着一篓花形馍馍和一块带有尾巴的绵羊腰脊。绵羊的尾巴必须从篓筐里向外伸出。他们根据与东珠家的距离长短来决定步行或乘车。在到达东珠家之前，拉毛一行人会被新郎一方迎接三次。

第一支迎亲队在距离东珠家一公里左右的地方等着他们。他们向最重要的'阿香'索南叔敬上一碗酒。'阿香'将碗中的酒向天空弹完三下之后继续上路。第二支迎亲队在距离东珠家五十米左右的地方迎接他们。他们也将一碗酒敬给最重要的'阿香'。最后一支迎亲队在东珠家门口迎接他们。前两支迎亲队都是男性，但第三支队包括所有来参加婚礼的人。年轻人穿着最好的藏装系着鲜艳的彩色腰带。年长的人穿着素色的藏装。孩子们有些穿着藏装，有些则穿着现代的衣服。

他们随着问候迎接拉毛和'阿香'们，"'阿香'好？"

"好，好"'阿香'们回应。

一位来自东珠一方的年长女性拿着一只印有龙图案或吉祥八宝并缠有白色羊毛的瓷碗。碗里盛满牛奶。她用松柏枝将碗里的牛奶向拉毛撒三遍。之后，拉毛和'阿香'们通过正门进入。这时新

郎和新娘两方的人会争着拉新娘的帽檐，看哪边能拉住它。但这个习俗在 2005 年时就不再盛行。

当拉毛和梅朵到达门口时，华毛姨或东珠的嫂子会从梅朵背上取下篓筐。然后将拉毛和梅朵请进客厅或厨房并让她们坐在炉灶右边地上铺好的白色毡毯上。拉毛会被敬上一碗缠有白色羊毛的牛奶。她用右手无名指将牛奶向天空轻弹三次。之后她们就会被请入新人的卧室。

东珠的姐姐帮拉毛脱掉她从家里穿来的衣服和饰品，换上东珠家为她做的新衣服和饰品。

‘阿香’们被请进客厅或炕上。他们坐在白色的毡毯上，被敬上奶茶、饺子、羊肉、牛肉、猪肉、油饼、酥油拌蕨麻米饭、水果、糖果、瓜子、烟酒等食物。

东珠帮家里人迎接客人并接受他们带来的礼物。亲戚和要好的朋友们一般会带来优质的绸缎、高档白酒、哈达和花形馍馍等。另外他们还会给五十到一百元不等的礼金。其他村民会带来腰带和花形馍馍。绸缎和腰带会被展示在院子里。所有前来祝贺的客人会被请进另外一间大的屋子里。男客坐到炕上，女客则坐在炉灶两旁。他们前面摆满了一盘盘的水果、油饼、羊肉、牛肉、猪肉、糖果、瓜子等。主人端来奶茶、饺子、酥油拌蕨麻米饭等食物之后，向他们敬上一碗碗的美酒。

‘阿香’们享用完这顿美食之后，他们便进入婚礼的话题中。他们开始细述拉毛带来的嫁妆，包括有几件藏袍、几件外套、几条裤子、几双鞋子、几件衬衫、几件银饰等。有些女孩的嫁妆还会包括牲畜。接着，东珠家开始给出彩礼。给彩礼时，才华叔和多杰叔会跟‘阿香’们进行讨价还价，希望彩礼能收少点。‘阿香’们会出门商议两至三次。最终，彩礼被减少了几百多元。

这时候，男客们会和‘阿香’们一起坐在客厅里或炕上。女客们则在屋外听双方商议嫁妆和彩礼的事。当商议结束后，才华叔站起身，手拿着彩礼，在客人们的排尾面对着‘阿香’们唱道:：[1]

[1] 这首婚礼祝词由周毛吉于 2002 年 2 月 20 日在吉太加(生于 1963 年)家收录。

ཡ།
1 དེ་རིང་གནམ་ལ་དུས་སྦྱོར་བཟང་།།
2 ས་ལ་བཀྲ་ཤིས་འཕེལ།།
3 བདེ་ལེགས་འབྱུང་བའི་ཉིན་མོ།།
4 ཕུན་སུམ་ཚོགས་པའི་དུས་ཚོད་འདིར།།
5 ལྷོ་འཛམ་བུ་གླིང་གི་བྱང་ཕྱོགས།།
6 བོད་ཁ་བ་ཅན་གྱི་ཡུལ་ཁམས།།
7 སྨད་མདོ་ཁམས་ཡུལ་གྱི་ལྟེ་བ།།
8 རྨ་ཆུ་སྔོན་མོའི་ལྷོ་ཕྱོགས།།
9 ཤིང་ཙན་དན་ལོ་འདབ་རྒྱས་ས།།
10 བུ་དཔའ་བོས་དཔའ་སྐད་རྒྱག་ས།།
11 མི་བཙན་པོའི་ཁྲིམས་ཁ་ཞིབ་ས།།
12 ཕྱོགས་སོ་སོའི་འགྲུལ་བ་འདུ་གནས།།
13 གཡང་སྤེ་དཔལ་གྱི་ར་བ།།
14 མ་བུ་མོའི་མགོ་སྐྲ་བསླས་ས།།
15 ཏ་འདོད་པའི་སློ་ལེན་འཛིན་ས།།
16 སྐྱིད་པའི་ལྷ་ཁྲིམ་ཕྱུག་མོ་འདིར།།
17 ཟས་དཀར་དམར་གྱི་སྡེར་ཁ་བཤམ་ས།།
18 སྐྱེས་ཕོ་མོ་འགྲོན་ལ་འདུས་ཏེ།།
19 ཞང་བཟང་ཚ་མོ་བསུ་བའི་གྲབས་བྱས།།

呀！
1 今日天上星辰佳，
2 地上满吉祥，
3 在这祥和的日子里，
4 万福吉祥的时刻，
5 在南部世界的北面，
6 雪域藏族的故乡，
7 安多领域的中心，
8 清澈黄河的南面，
9 菩提树茂盛的地方，
10 英雄男儿呐喊的地方，
11 人民依法安居的地方，

12 八方客人集聚的地方，
13 在这个祥和的村庄里，
14 姑娘们梳发的地方，
15 骏马被驯服的地方，
16 在这个快乐幸福的家里，
17 摆满了美酒佳肴，
18 男女贵客聚在一起，
19 迎接出身高贵的姑娘。

ཡ།
1 ལོ་གཅིག་གི་གོང་རོལ་ལ།།
2 གཉེན་ཚང་ལྷན་རྒྱས་མཉམ་དུ་འདུས།།
3 ཕ་དང་ཨ་ཁུས་གྲོས་བྱས།།
4 མ་དང་སྲུ་མོས་རྩར་བཅད།།
5 བུ་ཆུང་རང་གིས་བརྒྱ་ལས་བཙལ།།
6 བརྒྱད་ལས་བདམས་ཏེ།།
7 ཞང་ཚང་གི་གསེར་གྱི་ཀ་བར་འཛུས།།
8 དངུལ་གྱི་ཐུ་བར་བཅངས་བ་ན།།
9 ཞང་ཚང་གིས་ཀྱང་།།
10 ཕོ་ལ་སློ་དྲིས།།
11 མོ་ལ་ཁ་བསྒྲུར།།
12 གཡང་གི་མདུད་བཤིག་སྟེ།།
13 བུ་མོ་གནས་ལ་ཕྱིན་པ་ནས།།
14 བདག་ཞང་འཛིན་གཉིས་ཀ་ལྷ་ངོ་འཕྲོད།།
15 ལྷ་ངོར་ཉི་མ་ཤར་བར་གྱུར་ཏོ།།

呀！
1 在一年之前，
2 新郎一家聚集在一起，
3 父亲和叔叔商议，
4 母亲和大嫂调查，
5 儿子百里挑一，

[6] 八中选一，
[7] 抱住了亲家的金柱子，
[8] 抓住了心仪姑娘的褶边，
[9] 亲家一方，
[10] 请教男人，
[11] 询问女人，
[12] 解开家庭的幸运之绳，
[13] 把女儿嫁给小伙，
[14] 咱们两家人的结合成为现实，
[15] 让阳光温暖我们。

ཡ།
[1]ད་ནངས་ནམ་མཁའ་གསལ་བའི་དུས།།
[2]མ་སྲུ་མང་པོ་ལྷན་དུ་འཛོམས་ཏེ།།
[3]ཕ་བཟང་བུ་མོའི་གཡས་སྐྲ་གཡས་ལ་ཤད།།
[4]གཡོན་སྐྲ་གཡོན་ལ་ཤད་དེ།།
[5]སྐྲ་ཐོར་ལོག་ཕྱུར་ལ་ཤད།།
[6]དུང་གོར་མོ་རྒྱབ་ལ་བཏགས།།
[7]ཨ་ཞང་འཁོར་བརྒྱུས་གཞུག་ནས་བསྐྱལ།།
[8]མིང་པོ་ཆེ་བས་གཡས་ནས་བསྐྱོར།།
[9]མིང་པོ་ཆུང་བས་གཡོན་ནས་བསྐྱོར།།
[10]གཉེན་ཚང་ལྷན་རྒྱས་མདུན་ནས་བསུས་ཏེ།།
[11]གཉེན་ཚང་གི་སྐྱོའི་ཡ་ཐེམ་མགོས་ཁྱེར།།
[12]མར་བཞག་ཇོག་པས་མནན་ནས།།
[13]སྒོ་ཁར་བྱུད་ནས་གོ་ཁར་བསྡད་པས།།
[14]སྲིད་པའི་བསུ་ཆེན་དེ་རིང་གྲུབ་བོ།།
呀！
[1] 今早黎明时，
[2] 众多女人聚在一起，
[3] 把好女儿的右发梳到右边，
[4] 左发梳到左边，
[5] 辫子梳到后边，

6 圆形的银饰戴在后背，
7 百名‘阿香’陪在身后，
8 哥哥扶着右边，
9 弟弟扶着左边，
10 新郎一家迎在前方，
11 顶着头顶的门框，
12 踩着脚下的门槛，
13 通过正门进入厨房，
14 迎接的仪式完成于今日。

ཡ།
1 ཨ་ཞང་ཚང་གྲལ་སྒྲིག་དུས།།
2 གཡས་གྲལ་ཉི་མ་ཤར་འདྲ།།
3 གཡོན་གྲལ་ཟླ་བ་ཚེས་འདྲ།།
4 དབུས་གྲལ་སྟག་མོ་འགྱིང་འདྲ།།
5 གོན་པའི་གོས་ཡག།
6 བཞུགས་པའི་སྟབས་མཛེས།།
7 བཤད་པའི་གཏམ་བཟང་།།
8 གླངས་བའི་གླུ་སྙན།།
9 གཉེན་ཚང་གི་བསུ་སྒྲོལ་ལ་བལྟས་ན།།
10 བསུ་བའི་ཉམས་བཟང་།།
11 གྱུས་བའི་སྒྲོལ་ལེགས།།
12 ཟས་ལ་བཅུད་ཆེ།།
13 ཇ་ལ་རོ་ལྡན།།
14 རྟེན་འབྲེལ་ངང་གིས་འགྲིག།
15 ཕན་རྒྱུན་འདུན་མ་འགྲུབ།།

呀！
1‘阿香’们排成的队，
2 右排似升起的太阳，
3 左排像渐圆的月亮，
4 中排是威猛的雌虎，

5 穿着华美，
6 坐姿优雅，
7 言语流利，
8 歌声优美，
9 再看新郎家的迎客方式，
10 礼仪迎宾，
11 尊重习俗，
12 美味佳肴，
13 甘醇香茶，
14 幸运如此降临，
15 双方结成姻缘。

这段祝词赞颂了这样的良辰吉日，祝福新郎和新娘两方，并概括了从订婚到举行婚礼的婚姻程序。

祝词之后，‘阿香’们再次被敬上一顿跟前一次一样丰盛的饭菜，但会加上一些炒菜如甘蓝、黄瓜、芹菜、辣子、土豆等蔬菜。饭餐即将结束时，一位雄辩的‘阿香’站起身面对着扎西叔和东珠的叔叔及舅舅们说道：[1]

ཡ།
1 ད་བུ་མོ་བཙོལ་གདམས་ཞིག་བྱེད།།
2 བུ་མོ་འདི་ད་རུང་ལོ་ན་ཆུང་།།
3 སྐྱིད་ཀྱི་ཚད་མ་རེག།
4 སྡུག་གི་ཁྲིས་པོ་མ་ཁུར།།
5 ལག་ལས་ཀ་མི་ཤེས།།
6 ཁ་ལེན་བརྩི་སྒྲོ་མི་ཤེས།།
7 དེང་ཕྱིན་ཆད་ཨ་ནེ་དང་སྙིད་མོ་གཉིས་ཀས།།
8 མ་རིག་ས་ནས་སྟོན་དགོས།།
9 མ་གོ་ས་ནས་ཤོད་དགོས།།
10 མ་ཤེས་ས་ནས་སློབས་དགོས།།
11 བུ་མོ་རང་གིས་ཀྱང་།།
12 མཐུན་པའི་སེམས་ཟུངས།།

1 这首婚礼祝词由周毛吉于 2002 年 2 月 20 日在吉太加(生于 1963 年)家收录。

13 འཇམ་པའི་ངག་སྨྲོས།།
14 གོམ་པ་ཡང་ལེན་དང་།།
15 ལག་པ་མྱུར་མོ་བྱོས།།
16 སྒྲོས་སུ་རྒན་རྒོན་གཉིས་ལ།།
17 རློན་པ་ཚོས་པ།།
18 འཁྱག་པ་དྲོན་མོ།།
19 ཇ་ལག་ཡས་དང་།།
20 སྟན་ལག་ཡས་བྱ་རྒྱུ་གལ་ཆེ།།
21 མག་པས་ཀྱང་དེ་རིང་ཕན་ཆད་དུ།།
22 ཕ་མེད་ཀྱི་བུ་མོར་ཅི་འགྲོ་དང་།།
23 རྒྱལ་མའི་ཟངས་ཁ་གང་འགེབས་བྱས་མི་ཆོག།

呀！
1 现将女儿托付于新郎家，
2 女儿尚幼，
3 还未尝过幸福的甘甜，
4 也未吃过艰辛的苦头，
5 缺乏干活的技能，
6 不知尊卑的礼仪，
7 两位婆婆和姑子在今后的日子里，
8 当女儿不见时请指点，
9 当女儿不闻时请告知，
10 当女儿不知时请赐教，
11 女儿自己也需要，
12 有个团结的心，
13 说句动听的话，
14 走路步伐轻盈，
15 干活手脚麻利，
16 特别对于老两口，
17 要做生食为熟食，
18 煮冷食为热食，
19 右手端茶，
20 左手拿垫，

21 新郎也从今天开始，
22 不准待吾女如无父之女，[1]
23 不准随意揭开锅盖。[2]

ཡ།
1 མཐའ་མར་གཡང་ཞིག་བོས་ན།།
2 རྒྱལ་པོའི་རྒྱལ་སྲིད་བརྟན་པ་དང་།།
3 ཁྱིམ་ལ་བདེ་སྐྱིད་འཛོམ་པར་ཤོག།
4 གནམ་ནས་ཆར་ཆུ་འབབ་པ་དང་།།
5 ས་ལ་ལོ་ཕྱུགས་འཕེལ་བར་ཤོག།
6 རྒན་པའི་སྐུ་ཚེ་བརྟན་པ་དང་།།
7 གཞོན་པར་ན་ཚ་མེད་པར་ཤོག།
8 ནོར་ར་ནོར་གྱིས་བཀང་བ་དང་།།
9 འབྲུ་མཛོད་འབྲུ་ཡིས་གཏམས་པར་ཤོག།
10 བུ་རབས་ཚ་རྒྱུད་འཕེལ་བ་དང་།།
11 ཅི་བསམ་ཡིད་བཞིན་འགྲུབ་པར་ཤོག།

呀！
1 如要说出最后的祝愿，
2 愿皇帝江山稳固，
3 愿百姓家庭幸福，
4 愿上天风调雨顺，
5 愿大地粮畜丰盛，
6 愿老人长寿百岁，
7 愿小孩无病无难，
8 愿牦牛占满牛圈，
9 愿粮食填满粮仓，
10 愿家庭香火旺盛，
11 愿心愿皆会实现。

1 示意女孩有男性亲戚作后盾，警告新郎不许虐待新娘。
2 示意懒惰的女孩会在做饭时不在乎锅盖是否被揭开，但这个新娘来自有教养的家庭，不准被新郎随意指认为懒惰的女孩。

太阳即将落山时，‘阿香’们和梅朵享用完最后一顿饭便离开。客人们和新郎一方继续欢歌庆祝。这时，拉毛可以走出卧室加入到欢庆的活动中。客人们离开之后，拉毛和东珠一家人一起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这一晚，这对新人便会睡在一起。

第二天，索南叔一家人邀请这对新人到家并将他们留宿。回去时，索南叔把彩礼的几百元钱还给他们。

新郎入赘到新娘家

有时，新郎也会入赘到新娘家并和女方家人一起生活。然而在 2004 年，这种情况上升的趋势并不明显。新郎入赘主要是因为女方家中只有女孩。而男孩愿意入赘到妻子家中一般是因为家里有几个男孩，导致父母无法为每个儿子娶妻。除了没有抢婚环节外，新郎入赘到新娘家的程序和新娘嫁到新郎家是一致的。此类婚姻基本上是包办婚姻。入赘婚姻中，新郎没有‘嫁妆’，但在新郎入赘到新娘家不久之后，他便逐渐会成为这家的主人。入赘到妻子家中的男人们一般会被人戏弄。

离婚

在过去，离婚率在豆后漏村很低，但是从 1995 年开始，离婚逐渐开始普遍。有些是因为夫妻感情不和，也有些是基于一方有婚外情。当一对夫妻离婚时，妻子会把自己所有的衣物带回娘家。有些在结婚不到两三年就会离婚，这样的夫妻很可能不会生有小孩。但如果有，孩子则往往跟随母亲，父亲则需要为孩子提供抚养费和粮食。但如果父亲一方同意留下孩子，他只需要给妻子少部分的钱和粮食作为她在婚姻期间的劳动报酬。离婚夫妇不去法院进行离婚，而是请以前的媒人做判定。大多数离婚的村民在两三年之后会再婚。

参考文献

Blo brtan rdo rje and C Stuart. 2008. *Life and Marriage in Skya rgya, a Tibetan Village*. New York: YBK Publishers.

Luo Cangcairang [Blo bzang tse ring]. 2010. *The Hair Changing Culture of Tawa Village, Labrang County, Ganlho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Tibe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 thesis, Silliman University, Dumaguete City, the Philippines.

Tsering Bum, C Stuart, and G Roche. An A mdo Tibetan New Year: Food and Visiting. *Orientalia Suecana* LVII:23-45.

Tshe dbang rdo rje, C Stuart, and A Anton-Luca. 2010. *Tibetan Weddings in Ne'una Village*. New York: YBK Publishers.

Tshe dpal rdo rje with Rin chen rdo rje, G Roche, and C Stuart. 2010. A Tibetan Girl's Hair Changing Ritual. *Asian Highlands Perspectives* 5. Xining City: Plateau Publications.

青海省统计局. 2002. 青海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3. 青海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附录—2004 年二月份在豆后漏村举行的婚礼开支

新郎家的婚礼开支

订婚

品目	数量	价格(元)
现金		1,000
丝绸段	2	80
棉布	1	50
薄羊毛呢子	1	53
哈达	1	5
白酒	4 瓶	57
		合计：1,245

新娘一方同意之后的开支

品目	数量	价格(元)
现金		1,500
白酒	7 瓶	49
香烟	10 包	20
啤酒	10 瓶	18
		合计：1,587

彩礼

品目	数量	价格(元)
现金		2,000
厚羊毛呢子	1	360
羊绒布料	1	95
薄羊毛呢子	1	75
丝绸段	3	150
哈达	40	120
现代服装	多套	280
		合计：3.080

婚礼宴席

品目	数量	价格(元)
羊肉	5 只绵羊	1,750
牦牛肉	10 公斤	160
猪肉	10 公斤	130
白酒	20 瓶	300
香烟	5 条	100
蔬菜	多样	100
糖果	5 公斤	50
水果	25 公斤	75
鞭炮	多样	100
大米	25 公斤	100
葡萄干	3 公斤	30
蕨麻	1 公斤	28
酥油	5 公斤	120
		合计：3,043

新娘家的婚礼开支

嫁妆

品目	数量	价格(元)
装饰有水獭皮的羊羔皮藏袍	1	3,800
厚羊毛呢子	1	350
丝绒藏袍	1	150
羊绒布料	1	110
棉被	1	60
枕套	2	10
半月形银饰	1	900
狐狸皮帽子	1	130
礼帽	1	35
藏式衬衫	1	50

现代服装	10	1,000
鞋子	10 双	300
		合计：6,895

接待新郎的宴席

品目	数量	价格(元)
腰带	26	390
羊肉	2 具	500
猪肉	10 公斤	130
牦牛肉	10 公斤	160
白酒	10 瓶	100
香烟	10 包	20
糖果	3 公斤	30
水果	10 公斤	24
大米	25 公斤	100
蔬菜	多样	50
酥油	5 公斤	120
		合计：1,624

合计开支对比

支出方	价格(元)
新娘家	8,519
新郎家	8,955